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



都柏林人

James Joyce

〔爱尔兰〕詹姆斯·乔伊斯 / 著

苏福忠 等 / 译



都柏林人 Dubliners

〔爱尔兰〕詹姆斯·乔伊斯 / 著
苏福忠 等 / 译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ERS



James Joyce

Dubliners

根据 Penguin Classics 1993 年版译出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柏林人/(爱尔兰)乔伊斯著;苏福忠等译. —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(蜂鸟文丛)

ISBN 978-7-02-011507-5

I. ①都… II. ①乔…②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8127 号

责任编辑 马爱农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3 千字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375 插页 4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507-5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詹姆斯·乔伊斯 (1882—1941)

爱尔兰作家和诗人，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先驱。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《都柏林人》(1914)、长篇小说《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(1916)、《尤利西斯》(1922) 和《芬尼根守灵夜》(1939)。

本书包含乔伊斯的十五个短篇小说，置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柏林。用作者自己的话说，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，着意写的是一种气氛，一种情绪，一种环境。



詹姆斯·乔伊斯
James Joyce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,世界文坛流派纷呈,大师辈出。为将百年间的重要外国作家进行梳理,使读者了解其作品,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“蜂鸟文丛——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”系列图书。

以“蜂鸟”命名,意在说明“文丛”中每本书犹如美丽的蜂鸟,身形虽小,羽翼却鲜艳夺目;篇幅虽短,文学价值却不逊鸿篇巨制。在时间乃至个人阅读体验“碎片化”之今日,这一只只迎面而来的“小鸟”,定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风,一丝甘甜。

这里既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大师,也有曾在世界文坛上留下深刻烙印、在我国译介较少的名家。书中附有作者生平简历和主要作品表。期冀读者能择其所爱,找到相关作品深度阅读。

“丛书”将分辑陆续推出，“蜂鸟”将一只只飞来。愿读者诸君，在外国文学的花海中，与“蜂鸟”相伴，共同采集滋养我们生命的花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六年一月

译 本 序

詹姆斯·乔伊斯(James Joyce)一八八二年生于都柏林一个多子女家庭,兄弟姐妹十个,家境相当窘迫。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一年在克朗格斯·伍德学校上学;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八年在贝尔维迪尔学院学习;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二年在都柏林大学获得现代语言学士。大学毕业后,他在都柏林教了很短时间的书,一九〇四年便与诺拉·巴娜克(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女性)私奔欧洲大陆,一直同居到一九三一年才结婚,生有一子一女。自从离开爱尔兰旅居欧洲,其间因家事三次短暂回国后,乔伊斯再也没有回过故土。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间,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和瑞士的苏黎世教英语,业余从事写作。一九二〇年起做专业作家,先后定居于巴黎和苏黎世。他一直为眼疾困扰,晚年几乎失明。一九四一年

一月十三号病逝于苏黎世。

乔伊斯的履历很简单,但是他把这些经历细致入微地写进了他的小说里,于是,他本人以及和他亲近的人,都变成了他开发利用的最好素材:人生的各个阶段,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与发展,人与宗教与政治与权威与环境的关系,人的吃与喝、疾病与祸患、生与死……这样的写作不靠故事情节,不靠动人的描写,不靠形象的比喻,不靠生动的遣词造句,不靠英语文化中惯有的幽默和诙谐,只有直白的叙述,不动声色的叙述,客观的叙述,连人物对话都是直来直去的问与答。对传统文学批评家、专家学者来说,这样的写作很难定位,于是,乔伊斯自己先定位:这是一种探索,靠的是感受、意会;是顿悟,是一事一物一种景象或一段难忘的思绪,一种精神上的显露。就这样,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写作,而爱尔兰是一个尊重文学的国度,一位朋友请他为一份名叫《爱尔兰田园》的杂志写短篇小说,他断断续续写出了十五篇。这就是后来成书的短篇集《都柏林人》。小说虽然发表了,但是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物是鲜活的,没有一则故事引人入胜,收集成册后,乔伊斯向出版社投

稿,先后被四十多家出版商退稿,历经九年才成书问世!雪上加霜的是,出版后第一年仅卖出去五本,多年之后也只售出去几十本!是的,乔伊斯有足够的耐心,他献身文学是选择了一条不归路,在寂寞难耐时他曾给兄长写过信,谈了《都柏林人》的短篇小说如何分组:三篇写童年生活,四篇写青少年时期的生活,四篇写成年后的生活,三篇写社会生活,最后一篇《死者》是全集的结局。他强调说他着意写的是一种气氛,一种情绪,一种环境,人物影影绰绰正好和环境融在一起,营造气氛,表达情绪。这样的通信,是婉转地向专家学者传达信息:我的小说就是让你们晕菜。

当然,这一点都不妨碍詹姆斯·乔伊斯在世界文坛的地位。进入二十一世纪前,兰登书屋(美国第一家出版《尤利西斯》的出版社)组织各路专家,推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长篇小说,《尤利西斯》赫然排在第一位。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乔伊斯的协会,曾有一个刊物专门发表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《芬尼根守灵夜》的索隐文章。尤其在世界各大学的文学讲坛上,如果没有设立乔伊斯的课程,就仿佛没有设立现代文学的课程。有

有趣的是,人们对他如此追捧,一不是因为他著作等身——他总共写了一个剧本:《流放》,一部短篇小说集:《都柏林人》,三部长篇小说《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《尤利西斯》和《芬尼根守灵夜》;二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引人入胜——他的早期作品情节平淡,后期作品晦涩难懂,尤其《芬尼根守灵夜》不堪卒读。那么,乔伊斯的作品究竟魅力何在?答案大概是这样的: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一种艰苦认真的创造,而他一生创造的最大成果就是被后人认可的意识流。

乔伊斯死后,渐渐走红并大红大紫,专家学者基本依照了他的说法,从他的字里行间寻找非同寻常的含义,从各个角度解读他。比如爱尔兰批评家扎克·鲍文把《都柏林人》的十五个短篇小说概括为人生各个阶段:一开始三篇写人之早年时期,其后四篇写人之青年时期,接下来的七篇写人在艺术、政治、宗教等公众生活中的人生百态,最后那个总结式的小中篇《死者》中的两位老姐妹,仿佛在人生路上转了一大圈,回到了第一篇《姊妹》中的两个小姐妹身上。于是,《死者》成了整个集子中关键之篇,絮絮叨叨地写出了生与死

的相互依存。活着的生命总在受折磨,死亡的生命才是最完美的形式。

按照作者的解读办法去解读乔伊斯的作品,在世界文坛上恐怕尚无先例。乍听起来,好像乔伊斯多么了不起,其实是各路评论家和批评家对一个读不懂的作家的无奈之举。真诚地说,我们发现乔伊斯不会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,那么索性告诉读者,如果喜欢读他的作品,不如当作散文来读,感觉他的用心,体会他的苦衷,也许收获更大。

苏 福 忠

二〇一六年春

目 次

姊妹	1
一次遭遇	15
阿拉比	28
伊芙琳	38
赛车之后	46
两个风流哥儿	57
寄宿公寓	75
一朵小云	88
对应	113
泥土	131
一场惨剧	141
常春藤日在委员会房间	157
一位母亲	185
神恩	206
死者	243

姊 妹

这次他没有希望了：这是第三次中风。一夜又一夜我走过那幢房子（现在是假期），研究那扇亮着灯的方窗户：一夜又一夜我都发现它的亮光是同样的，暗淡而均匀。如果他死了，我想，我会看到烛光映在昏暗的窗帘上，因为我知道尸体的脑袋旁边要点两支蜡烛。他以前经常对我说：“我在这世上没多久了。”我以为这话只是随口一说，现在我知道它是真的。每天夜里我抬头看着那扇窗户时，都会轻轻对自己说一个词，“瘫痪”。以前它在我听来总是怪怪的，就像几何中的“磬折形”和教义问答中的“买卖圣职罪”一样。但现在我觉得它像某种有害的、罪恶的动物的名字。

它让我充满恐惧,但我又渴望靠近一些,看看它致命的效果。

我下楼去吃晚饭时,老柯特坐在炉边抽烟。当我姑妈给我盛燕麦粥时,他说,仿佛是回到他先前的话头上:“不,我不想说他完全……但有点古怪的东西……他身上有点离奇的东西。我来告诉你我的观点……”

他开始对着烟斗喷吐烟雾,无疑正在脑子里组织他的观点。无聊的老笨蛋!我们刚认识他时,他还挺有趣的,谈论昏厥和虫子;但我很快就厌倦了他和他那些没完没了的蒸馏室故事。

——我有自己的推论,他说,我认为这属于那种……奇特的案例……但很难说……

他又开始对着烟斗喷吐烟雾,没有给出他的推论。我姑父发现我在看,就对我说,哎,你的老朋友不在了,你听了会难过的。

——谁?我说。

——弗林神父。

——他死了吗?

——柯特先生刚才告诉我们的。他路过那栋房子。

我知道自己在被审视，于是我继续吃粥，好像对这消息不感兴趣似的。姑父对老柯特解释。

——这孩子和他是好朋友。老头教了他很多东西，你要知道。他们说他对他有很大希望。

——上帝怜悯他的灵魂。姑妈虔诚地说。

老柯特看了我一会儿。我感到他小小的黑眼珠在打量我，但我不愿从盘子上抬起眼睛让他称心。他又抽起他的烟斗，最后粗鲁地朝壁炉里吐了口唾沫。

——我不会让我的小孩，他说，跟那样一个人聊得太多。

——什么意思，柯特先生？姑妈问。

——我的意思是，老柯特说，对孩子不好。我的想法是让小孩子到处跑，跟同年龄的小孩子玩，不要……我说得对不对，杰克？

——这也是我的原则，姑父说，让他学习去用拳头打出他的位置。这就是我经常对那个玫瑰十字会会员说的：锻炼身体。嘿，我小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，无论冬夏。这就是我现在靠的。教育是很好很大……柯特先生可以从那条羊腿上弄点肉吃。他对我姑妈说。

——不,不,我不要。——老柯特说。

姑妈把那盘菜从碗橱里端出来,放在桌上。

——可你为什么认为那对孩子不好呢,柯特先生?

——对孩子不好,老柯特说,因为他们的头脑那么容易受影响。当孩子看到那种事情,你知道,会有影响……

我把嘴里塞满麦片粥,因为怕我会说出内心的愤怒。无聊的红鼻子老笨蛋!

我夜里很晚才睡着。虽然很生气老柯特说我是小孩子,但我却绞尽脑汁想从他没说完的话里找出含义来。在我房间的黑暗中,我幻想又看到了瘫痪病人那沉重的灰色面孔。我把毯子拉到头上,试图想象圣诞节。但那灰色的面孔仍然跟着我。他喃喃低语,我领悟到他希望忏悔什么。我感到我的灵魂退入某个愉快而堕落的区域,在那儿却又发现它在等着我。它开始用喃喃的声音向我忏悔,我纳闷它为什么一直笑着,为什么那嘴唇潮潮的有那么多唾沫。但随后我想起来它是死于瘫痪的,我感到自己也在虚弱地微笑着,仿佛要赦免买卖圣职者的罪过。